

“‘简’述中国丛书”： 实证古丝绸之路开拓兴盛

《文书皇皇——简牍中的诏令文书》： 再现秦汉时期官方文书写作特点

历史的细节最动人。《文书皇皇——简牍中的诏令文书》从简牍涉及内容的细处着眼，分生态保护、任免升迁、民风民俗、禁止之事、乘守边塞、官司纠纷、宦海浮沉、地湾往事、出入金关共九个板块，介绍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、名物知识，如应书、除补、腊祭、四时禁、方相氏、铸私钱、塞天田、守御器，以及秦

汉时期的军功封赏、官员升迁途径、吏卒请假程序等，多角度、全方位再现了秦汉时期的官方文书写作特点和该时期的历史风貌。对读者了解秦汉时期的边塞生活、边疆制度、人情往来有积极作用，对传承简牍文化、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意义，是让文物走出博物馆、让大众了解文物内涵和价值的新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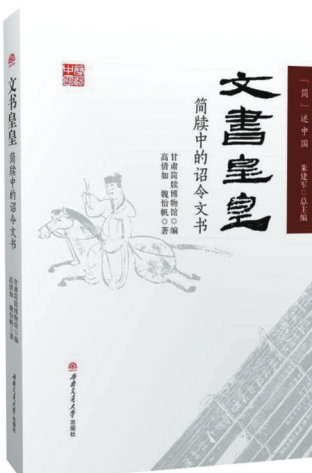
《行役戍备——河西汉塞的日常生活》： 记录边塞吏卒的屯戍日常生活

《行役戍备——河西汉塞的日常生活》从简牍涉及内容的细处着眼，分汉塞边关的生活日常、汉简里的岁时节庆、汉塞边关的文化教育、边塞的军事生活、汉简里的人间四味5个板块，介绍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、名物知识，如帛鱼、刚卯、渔网、出火具、蹴鞠、竹笛、社祭、秋射等，并通过递送文书、屯戍劳作、衣食住行、往来书信、候望烽火、编织衣鞋、砍伐茭草、畜牧马牛、秋射考核、社祭腊祭、精神信仰、文化学习、汉塞月令等方面相关简牍的延伸解读，翔实地记录了当时边塞吏卒的屯戍日常生活，多角度、全方位再现了秦汉时期的历史风貌。对读者了解秦汉时期的边塞生活、屯戍日常、饮食风物、文化教育、岁时节庆、人情往来等有积极作用，对传承简牍文化、讲好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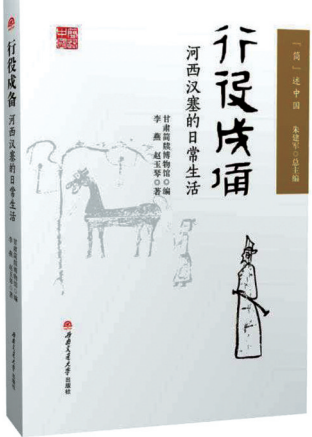
国故事具有重要意义，是让文物走出博物馆、让大众了解文物内涵和价值的新方式。

这两本书均由甘肃简牍博物馆编撰，这家博物馆共收藏文物50129件(组)，包括秦、汉、魏晋简牍4万多枚以及与简牍相伴出土的其他相关文物。其中一级文物1679件(组)、二级文物3160件(组)、三级文物27096件(组)，是甘肃省藏品总数仅次于甘肃省博物馆、珍贵文物数量最多的博物馆。馆藏文物主要包括天水放马滩秦简、居延新简、肩水金关汉简、地湾汉简、敦煌马圈湾汉简、悬泉汉简和临泽晋简，以及纸张、纺织品、木器、漆器、铁器、骨器等大量文物，是古丝绸之路你来我往、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和见证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

《文书皇皇——简牍中的诏令文书》



《行役戍备——河西汉塞的日常生活》

在纸张面世之前，中国人利用竹简与木牍作为书写载体，诉说着不同的故事。其中有边塞狼烟四起，有驿使马蹄疾驰，有家书堪抵万金……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文字载体，竹木简牍记载了两千多年前古人的书信往来、政治外交、商贸军事以及书法艺术。在我国西北地区，戈壁干燥的环境有利于简牍的保存，人烟稀少也使这些珍宝免遭破坏。而且，西北地区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，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。也正因此，甘肃省作为简牍大省，截至2020年底共有8万多枚简牍出土，其中又以汉简为最，总量达7万多枚，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80%以上。这些简牍堪称我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，也是古丝绸之路开拓兴盛的实物佐证，具有极高的历史、科学和艺术价值。

这些“简牍”除了在博物馆陈列或在专业人士的研究视野里，还以出版的方式被大众读者所了解。近日，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策划推出“‘简’述中国丛书”，先期推出《文书皇皇——简牍中的诏令文书》《行役戍备——河西汉塞的日常生活》两本，后续将陆续推出丛书中的《长毋相忘——一封来自汉塞边关的家书》《三尺律令——河西汉塞的司法生活》等。该丛书由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担任总主编，旨在深入挖掘简牍的内涵，以简明通俗的语言、生动有趣的故事、图文并茂的形式，为大众打开一扇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。

《再见，星群》：书写远离故土的普通人

近日，90后作家王苏辛的最新小说集《再见，星群》由译林出版社推出。作为近年来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，王苏辛先后获得第三届“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”短篇小说佳作奖、第七届“西湖·中国新锐文学奖”、首届燧石文学奖短篇小说奖，2021年获评第三届“《钟山》之星”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。

书写一群昂扬蓬勃的青年人

王苏辛善于将自身的困惑、生活中的矛盾提炼出来，以一种隐晦的、形而上的方式浸入小说文本之中，在故事文本中以回忆哲思的方式来实现解决“问题”的需要。她的小说叙事，不以紧凑的故事情节设置见长，而是呈现出散文化的特征。王苏辛有过一段专业学美术的经历，所以她拥有的美术功底，也让作品带有明亮的色彩、抽象的现代主义画风。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曾这样评价王苏辛：“王苏辛的小说，不是反映，而是熔炼，它打开了小说在山穷水尽时的可能性——容纳庞杂无尽的碎片而抵达晶体般的虚构。”

作为青年人，是社会生活生产的主力人群，其自身的成长体验和对周围人的观察，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。《再见，星群》这部小说集的主人公是一群不断成长、昂扬蓬勃的青年人。在收入其中的《绿洲》中，执着于盖一间自己房子的拾荒人黎姐，她感叹“人还是要有自己的房子”“我想要



王苏辛(出版社供图)

自己的房子”，让人很难不联想起英国作家伍尔夫曾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的那句“一个女人想要写小说必须有钱，还有一间自己的房间”，而黎姐想要盖一间自己的房子，并不是因为她有什么文艺上的抱负，只是因为“这些年，天天搁外面睡，被赶过没千次也百次了”。抱着这个原本朴素的愿望，黎姐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搜索着可以利用的一切材料，不断找机会建造自己的小房子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。

在《猎鹰》中，曾于北欧极寒之地跋涉，利用休假前往高原拍摄猎鹰的何婷，本想学习驯鹰却为猎鹰身上广阔的



《再见，星群》

自由与自我而折服，并感受到自由与责任的关系：“当我们感受到真正的责任后，行为才真的受到自我的限制。”又如《远大前程》中，法学院毕业的刘源和石油专业的孙尧，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各自在职场中摸索、成长而有所得，而他们的每次情感交汇，都能让读者欣喜地发现二人离自己的“远大前程”又近了一步。

表达普通人努力生长的故事

此外，《再见，星群》中还有长久在外创业，借弟弟结婚的机会重新认识家人、思考自己与家人关系的柳毅(《柳

毅》)；用写日记和约少年时朋友见面的方式来对抗“记忆粗糙症”，认为每个地名都自有其能量的斯桑凯(《灰色云龙》)；自小便在父母间充当传声筒，在母亲生病住院期间梳理三人之间的微妙感情的筝筝(《传声筒》)；在冰河镇以拼图、编码和剪报来填充时间，勾连碎片化的世界，进而发现记忆欺骗性的章敬业、索罗等(《冰河》)……他们或生活在不同的环境、或从事不同的职业，唯一相同的是，他们始终在努力辨识自己的路，努力将外在的世界和内在的自我融为一体。

总之，《再见，星群》用小说的方式，表达普通人如何独自不断努力生长，直至生命变得饱满、前路变得愈加清晰的故事。告别星群，就是告别尚未明确前路为何的不安，告别混沌的思索、踌躇与躁动，告别虚浮麻木的日常，不断熔炼自己的身心，打开自己与世界的连接，直至双脚重新踏上大地。人的一生，就是不断地“告别星群”，从行走与思考中一遍一遍感受大地。身为作者的王苏辛说：“这是写小说以来，最希望被知道是我写的一本书……这本书里的八个故事有的发生在高原、海上油气钻井平台，有的发生在城中村，或已经陌生的故乡。故事里的人依旧是我所关心的远离故土、独自生长的人，漂泊不是他们的底色，而是他们的普通生活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